



獨學廬二稿卷中

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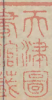
東吳石韞玉著



征邪教疏

嘉慶三年考試

翰齋題



臣聞陶唐御宇征及有苗如后典師戰於甘野自古帝王之治不廢師旅之謀者蓋以天生五材金有從革之用國重八政兵佐司寇之刑邦禁所垂古今一揆近者六寓阜寧四民安謐生齒既庶良莠不齊楚豫之間遂有奸匪倡為邪教煽惑羣愚我

獨學廬二稿

一

皇上命將出師屢加殲戮而一二餘孽尚復偷生者良以奸徒生長草澤憑險負嵎出沒無常鳥聚獸散我兵之攻守有常而彼賊之竄逃無定始也官兵在楚則賊竄於豫官兵至豫則賊竄於秦官兵至秦則賊又竄於蜀近日黔楚二省苗逆蕩平官兵可以併力於蜀而賊又有竄還豫楚之勢所以勦之不能盡追之而不能窮者職此故也臣聞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曠日持久昔賢所戒况今道里遼遠兵勇衆多芻米金錢皆資轉運兵有抽速不聞遲巧誠宜



設布方畧立加撲滅者也方今賊匪蟻聚秦蜀之間一聞官兵之至則窮竄入山稍有間隙窺伺鄉村肆其焚掠若就其所至而為之防堵賊衆東奔西逸我兵赴之是賊逸而兵勞也所宜探其出沒之蹤察其往來之徑彼過其前此截其後四路期約并進務為一鼓而擒之計兵法曰勝兵先勝而後戰者此也再者賊氛煽動已經兩載烏合之衆豈無脅從解散其黨亦非難事諸將誠能剴切著明誘以自新之路諭其從逆之非豚魚可孚何況人類若黨羽既散則渠

獨學廬二稿

二

魁自得兵法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也又今賊目已有數人奸徒爭利易生嫌隙諸將若能相其機會加之誘掖諸賊必有起而相噬者此亦以賊攻賊之計目其相噬我兵乘之兵法乘瑕此之謂也至於山林相阻宜用火攻原野相遭利於礮擊廣設偵候以求賊蹤慎選向導以窮賊藪賊若入山則設伏以邀之賊若薄城則清野以待之慎賞以勸勤嚴罰以懲惰諸將當能仰

導

睿算和衷集事迅奏

膚功捷書之至必在旦夕矣臣謹疏  
書

上 成親王書

敬啓者某向直

內廷日侍清光仰蒙 殿下謙濟下交及一麾  
出守又承賁錫詩章以寵其行出都以來雖遠  
隔音塵葵藿私忱常如侍值左右時也行次山  
西忽聞

太上皇帝龍馭上賓之信回思冬月猶親聆

玉音不意甫閱五旬便抱

獨學廬二稿

三

鼎湖之痛某雖服官未久而受恩甚深攀髯哀  
震非尋常外吏可比方今

聖主當陽首除奸慝興利革弊親賢遠佞凡中

外更易悉符輿論天下人心鼓舞望治以天時

人事論之則賊不足平也昨某二月初四日行

次寶雞適逢賊警留止經旬望日始入棧道晦

日始抵成都現在奉補重慶府所屬二州十一

縣分跨江之南北其在江南者尚皆完好其在

江北者悉遭蹂躪瘡痍滿目撫字維艱蜀中有

白水河嘉陵江二水賊俱在其東北屢欲渡水



皆被鄉勇擊回若賊始終不能渡此二水則川  
西川南可保無事其東北之賊零星散布出沒  
無常近來百姓俱為清野之計各擇山梁踞險  
立寨賊無所掠或有潰散之機唯湖灶賊匪之  
竄入川峽者往來焚掠我兵有尾追而無迎擊  
即如張漢潮一股正月間由豫至廿二月間復  
由甘還陝兩月間往來千里而遙雖明帥窮追  
李逆就獲餘黨尚多彼時苟有一軍攔截其  
前首尾夾攻則撲滅久矣此某在峽目擊之事  
故敢為 殿下言之方今

獨學廬二稿

四

朝宁肅清

聖主勵精求治正所謂明目達聰之世 殿下  
又躬在

機廷得叅

密勿某雖風塵下吏昔在詞垣曾依  
禁近故將聞見附陳清聽伏祈俯鑒

與姜中丞第一書

駐衡決旬道遠信隔昨返會城始知苗事梗概  
伏惟星軺露冕昕夕勤宣凡百焦勞尤宜珍愛  
自重此番苗變實出意外現在應如何勦捕之

處諒軍門自有指揮但公家之事人人當盡其  
心苟有所見不容緘默謹就管見所及條列於  
左以備採覽

一軍興之際火藥糧餉皆在辰州則辰州為萬  
分緊要之處查辰州府城地勢右高左卑卑  
處瀕臨江水城外景象城中可以一覽而盡  
惟高處依山為城城外地形高於城內此處  
萬一有警踞高臨下城中甚難守禦今須在  
高阜相度險要派一懂事將官帶兵二三百  
名立一營寨距城一二里遙為城中聲援其

獨學廬二稿

五

營須有木柵此營穩固郡城可以無虞

一苗人勢既猖獗難保其不蔓延現在諸營精  
壯皆在辰州他處城守尤為喫緊查辰沅一  
路通武岡州一路通城步縣此兩處地既貧  
瘠官皆庸材必無守備若兩處有警則寶慶  
不寧今須嚴飭寶協將弁於此二處要路防  
範以絕其路

一湖南兵丁懦弱未經戰陣奉派各兵人人惶  
懼此時萬不可零星打仗蓋臨陣之際不無  
損傷第一次見有損傷第二次兵氣愈餒難



望出力今須俟兩省兵丁會齊之後細加簡閱強者在前弱者在後務必一鼓而滅若強弱不分弱者先奔則強者從之矣

一苗人素性愚蠢不能作逆必有漢奸為之主使今當懸榜各處言漢人在苗中有能將苗人擒獻者重賞則苗人疑懼漢人其中自變矣

一貴州兵力素強福節相軍威又盛若彼處兵到苗人必多逃竄則湖南是其逋逃藪矣辰沅一帶恐多殘損今須兩省剋期會勦彼見

兩頭俱無生路自必逃歸山峒彼既逃歸則黨羽渙散勦捕非難

一大兵既用之後苗人必逃入山洞苗洞路徑叢雜官兵斷不可深入此須以重兵守住隘口懸賞募購苗人有能擒獲苗逆一名俘獻軍門者賞若干利之所在衆必趨之此以苗捕苗可以但用財而不用兵矣

一此番苗變出于意料之外地方絕無準備以致官將受害此非苗之獷悍乃我軍吏之無能也業已戕官破城勢不得不大加殲戮但

此意不可令苗人知之彼知所犯不赦則其黨聚而不可解今欲解散其黨當示以生路令釋兵歸峒者免罪擒其黨羽解送者有賞則其黨可解散然後擒戮渠魁以完此案庶為兩得

一苗中路徑叢雜將來用兵必由大路其餘小路尚多須募本地熟識路徑之人帶引兵壯分頭探明或伐木或累石塞斷以免苗人抄襲之患

一逃難人民自當安撫但不可令其入城恐其

中央帶奸細只宜在山林寺院令其躲避但養之則所費不給不養則人衆無食恐聚而生變唯此一事最難安置然逃難之人豈無丁壯抽為夫役既可藉用其力又免其饑餓生事其丁壯既已抽出老弱雖羣聚亦不能為害矣

一現經奉調兵丁多有沿途搶鬧滋事者將官材懦不一未必皆能約束民心甚是驚疑今須沿途逢有居民地方出一榜示如有兵丁搶鬧者准地方官治以軍法則兵知斂戢民



皆安堵矣仍密戒地方官毋得輕舉妄動以滋事端

一軍興之際需用人夫甚多宜各處倒換不須遠處調動比如長衡之夫調赴辰州其人路逆不熟心懷疑懼必有逃亡散失之患莫若就近協濟衡郡之夫幫長沙長郡之夫幫常德郡之夫幫辰州層層脫卸則官易稽查約束而人心亦安矣

一辦差官員不必皆正印現在牧令調遣一空地方實為可慮鄙見似宜酌派數員在軍營

獨學廬二稿

八

其餘遣令回縣彈壓蓋軍需臺站事宜佐貳之材幹者皆可辦且牧令出境即與佐貳相同呼應未必盡靈也

以上數條或未合機宜或已有指揮唯是君子之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出位妄談希原宥焉

與姜中丞第二書

某于二月廿二日回省廿三日即有一函馳布行轅此時諒早邀鈞照昨湘潭李令回省詢悉綏祺安吉稍慰私忱唯是軍興之際凡百焦勞

諸惟珍愛是所禱切頃聞軍營有用炮之說計  
此時尚非急需而將來攻城攻寨其勢必出於  
此但各處所存舊炮皆不可用鐵性年久必爛  
此等舊炮皆屬百年不用之物驟然一震必有  
炸裂之虞此事所關非細向來金川軍營皆用  
銅炮銅性較鐵柔韌且易于改製蓋軍中用炮  
皆需隨鑄隨用凡炮施放數十次之後口門稍  
寬苗頭不準即宜改鑄非一炮始終可用也但  
此時鑄炮恐無熟手謹具鑄炮說一則附呈鈞  
案以備採覽

獨學廬二稿

九

凡鑄炮擇地四面安鑪當中掘地為坑若井  
狀約深三尺許將土作模範火中畧煨其模  
中為一柱麤細準炮之口門其外作大模若  
無底桶中模一直到底外模須分三四節然  
後安放時易于周正中模之外外模之裏皆  
敷以炭屑蓋經火成灰則炮成後易於脫出  
其外模較中柱高二寸許以便結底鑄時將  
模安放地坑之內審視周正四面用土填實  
然後開鑪將銅汁澆入候滿而止既鑄約以  
半日為率將炮四面填土掘開其炮赤如火



再得半日便可取起抽出中柱鑽好火門聽候應用用時將火藥每觔一袋裝好每炮安鐵子一枚其大如炮之口門凡安炮時須四邊擠住火氣既發炮必倒退稍有歪斜便無準頭

與姜中丞書

三歲相依諸邀庇蔭比聞新任范比部業經入境擬於初五日文替一二日即可成行矣唯是苗事未戢絳節駐辰不獲瞻叩尊前一別殊為歉然伏計將來膚功告竣一切善後之方正煩

獨學廬二稿

十

籌略而尚有筦見所及一二事敢奏牋於左右計此番用兵計主攻心苗族懲創未深將來撤兵之後或有奸徒稍稍滋事勢難保其必無此既不可再動大兵又不可置之不問全在地方官相機定策量示恩威以消未然之亂其事全在得人則所有一道三廳竄為要任現在辰道軋廳皆非其人若令苟且承乏平居既無恩信結人臨事又無膽略措置苟不得宜恐致別生事端此當計及者一也鎮算舊城形如釜底四面苗峒環之當時建立本非形勢即永順府城

亦然此二處某所知其他恐尚有類乎此者平  
素無事難議更張今當苗逆蠢動之餘正當及  
時改建自古山川險阻之區設立城隍無不半  
踞岡巒半臨大路豈有自居釜底而能控制四  
鄉之理今謀改建務擇高爽四達之地平時撫  
馭既能聲息相通一旦有事不虞險阻且當井  
里瘡痍之後民間生計必艱稍興工程亦可代  
賑此當計及者二也此番苗事在辰故置永順  
于不議其實永順險阻十倍于辰先事之謀不  
可不講自辰入永水路至王村而止再上無路

可通便須改從旱路其間有牛路河一道此河  
之形彷彿與席邱劍池相似兩山之巔人可言  
語相通而升降涉溪不啻十里之遙所謂一夫  
當關萬夫莫開之地當日桂林相公撫湘時曾  
有建橋之議而未果想其時必回經費無出官  
不能捐民不能辦而事屬可緩故議而未成耳  
今當苗疆善後之時正可乘機而及若擇兩山  
最近處設一石橋則道路通達無窾入之憂此  
當計及者三也又此番苗事在辰州以上故下  
路晏然萬一少為滋蔓則辰龍關為萬分緊要



之地某憶過此關時未嘗見有重兵防守似乎  
此處宜專設一營多分汛兵移一將脩領之以  
為桃源武陵一路門戶之固此在今日似無關  
輕重而綢繆未雨必有得力之時此當計及者  
四也然此四事皆曰苗論苗而湖南一省尚有  
二事當議者一則錢局之章程宜加更定也楚  
銅掄脆就向日工料鎔鑄其錢斷不能佳目下  
雖則停爐然嘉慶改元之後勢須復鑄若嘉慶  
新錢仍然掄脆如舊設為司農論及其將何以  
為辭故此後新錢須將廠銅煎鍊上好成色然

後核計加增工本仍須稍留餘潤以為工匠沾  
溉之地蓋事有餘利則法可經久楚南要事此  
其一也一則洞庭之水利宜加脩濬也頻年湘  
水驟長驟落總緣洞庭淤淺易盈易竭故上流  
稍受其累而洞庭之所以淤淺者總緣每年芟  
草春長秋枯草長數尺至腐爛後必積泥數寸  
歲復一歲何惑乎湖底之日見淤淺也欲去其  
害須設一歲濬之法現今東岸堤埂日被衝刷  
岳州城根逼臨水次再更數十春秋此城必有  
墊塌之患今若設法於每歲水涸之時於東岸

堤埤三五丈外湖中釘木編竹若籬笆之狀募夫取湖中積泥實近岸籬笆內漸積漸高竟成護隄若得隄高一二丈則湖中積泥亦必去一二尺歲歲如此隄日加高湖日加深若瀕湖州縣有形勢相類者飭令一律辦理此水利一修黔粵楚蜀四省之利也湖南要務此又一也此二事雖非今日急務然管見既及不敢不陳唯希鈞覽幸甚幸甚

與同年李明府錫書論河圖洛書書

僕與足下同榜生也足下登第後養望邱園僕

獨學廬二稿

十三

奔走四方故未獲接殷勤聲一夕之談近同官在蜀各羈職守又未能即修相見之禮新正三日接展惠書寄示所著河洛圖說不以僕鄙陋微其序言當此風塵鞅掌之中忽有以讀書明道之事相訪者僕真如空谷之人聞足音而喜矣何敢言辭然猶有躊躇者僕諛聞之士也未遑河洛元微之理至于方圓動靜之論昔者竊聞之矣今考足下所著異乎僕之所聞今移僕之說以相附是說也孰僕之說以相難是許也諛與許均無當于作序之義則姑先以異同之



說相質可乎足下所定河圖之數十洛書之數九此本朱子之書而實西山蔡氏之說也若以僕所聞則河圖九而洛書十矣此異同者一也僕聞河圖圓而洛書方足下所定河洛之圖皆方此異同者二也何言之古者河出圖伏羲回之以畫卦唯河圖之數九故虛其一以成八卦此曰奇得耦之道也考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之文合一與九而成十合三與七亦成十可知其曰奇得耦也是故筮法老陽九而少陽七老陰六而少陰八天地之道陽有餘而陰不足故陽

數終于九陰數終于八無所謂十也即此可以知河圖之數為九也洛出書禹回之以演疇唯洛書之數十故虛其一而成九疇此曰耦得奇之道也考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之說合一與六而成七合二與七而成九可知其曰耦得奇也是故嚮用五福之外又有威用六極之文即此可以知洛書之數為十也朱子有報郭冲晦之書其言曰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之數朱子是時年已五十一矣猶以九者為圖十者為書不知何以後來

又曲從蔡氏之說也方圓之說向多異同邵子  
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其言明白曉  
暢以數推之奇者宜圓河圖之數九其圖當圓  
耦者宜方洛書之數十其圖當方是方圓之形  
與十九之數適合也要而論之河圖之數九其  
用九洛書之數十其用亦九所以然者天地之  
數窮于九無所謂十也十即一也試觀權之數  
十釐為一分十分為一錢十錢為一兩衡之數  
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量之數  
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斗十斗為一石其數皆

終于九而已故黃鐘為萬事根本其管以九寸  
為度也原夫空虛無象之中太極生焉由極達  
之東西南北而生四正之象其數得五故河圖  
洛書其中皆以五為極也河圖四正之間為四  
隅而八卦之象生焉故其形如規洛書四正之  
外又為四正而九疇之義出焉故其形如矩河  
圖之中五為極洛書之中五與十皆為極故箕  
子洪範之文五曰建極十曰用極極者中也此  
又圖九書十之明徵也若夫萬事萬物之理實  
皆有以一統八之義不徒畫卦演疇為然如天



有九野虛其中而為八紘地有九州虛其中而為八埏以之治農八家同井而井田之制立矣以之治兵八陳同營而握奇之法成矣故曰萬事萬物之理皆有以一統八之義而皆備于河圖洛書之中苟非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乎僕何人斯豈能達河洛元微之理唯是束疑受書以來所聞所知者如是故詳述之以就正于有道耳不知足下以為何如文繁累牘不及親染伏惟垂鑑

記

獨學廬二稿

十六

祁陽廖氏宗祠記

祁陽廖生元魁元旭兄弟皆余所取士也歲在乙卯余受替將行生兄弟不遠千里追攀道周殷然修相見之禮既見以宗祠之記請業生家自其曾祖發元以降至今五世皆同居共爨食指以百數生爓某主家政一門雍睦內外無違言雖所居百步而外建宗祠一區奉安先世神主其祠經始于庠成而落成于癸丑歲時祀享集羣從子姓于其中拓旁屋為家塾延經蒙師各一人凡廖氏子孫皆就學其中而姻黨子弟

秀良者亦得附焉嗚呼宗誼之衰久矣其弊起於庸人各私其財而秦越其族人其族人亦以貧富相耀貴賤相形事有緩急寧呼號求援于異姓之人平居宗黨絕跡不相往來饑寒不相恤患難不相救甚至轉徙出鄉覲面或不相識比比也曾不思水有源而木有本親親之殺雖有等差而祖宗視其子孫孰非一體豈不願其同歡共感百世相守勿失歟行葦之詩廢而宗族之誼衰俗之媮也亦卿大夫之耻也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今廖氏世居祁陽祁陽為楚南荒僻之壤文教未盛非有鄉先生為之典型而其宗獨能五世同居敦尊祖敬宗之文而毋忘收族之義又于其間教養子弟俾成人小子共知禮教孝弟以躋于秀良而廣其桑梓敬恭之誼此正官斯土者所當誘掖獎勸以成其事者也雖不我告猶將表章焉乃乞兩生之請而為之記

小西厓記

循德勝門而東百餘武有遊觀之所曰積水潭明李文正公之故居在焉今其址弗可考然地



處都城西偏而在水之涯則所謂西厓者當在此矣又折而東南百步曰李公橋則曰文正之居而名之者也今大司成梧門先生之居在松樹街距李公橋百武而近乃自顏其齋曰小西厓豈於文正有嚮徃之心歟竊嘗論士之不朽於世者有三曰功名曰氣節曰文章而功名氣節待文章而后傳故著述之事雖賢者亦惓惓焉文正生明代之末流事康陵之闇主奸璫煬竈於內強藩弄兵於外其勢岌岌不可終日而公委蛇政府未嘗建一策發一慮致當時有伴

食中書之譏凡古大臣功名氣節無可副者似乎其人不足多也或曰當劉瑾用事怒士久之不與已也思欲盡其類鋤而去之若劉公健謝公遷相繼引去公獨在帝左右維持而保護之當是時微公在國家之善類盡矣如斯言則公又大有造於一時賢士大夫者也其信然耶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文正事迹或嘉之或議之均之可以為後賢之龜鏡者也若其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當七子頽波之際獨能黜偽存真雍容揄揚俾先民矩矱不墜於地此固一朝之

燕許也儒者讀書論世往往藉古人之文章以  
求其功名氣節今讀文正之書師其所能者而  
求其所未副者庶幾先生之志乎覃溪翁先生  
既為先生題榜某遂承命而為之記

長壽縣新城記

嘉慶元年楚北奸民倡為邪教羣作不靖蔓延  
秦蜀所至焚掠川東重慶屬邑曰長壽舊無城  
郭三年冬賊氛入境公私解舍一時俱燼積粟  
燬于高廩罪人逸于圜扉邑人流亡婦孺無歸  
四年三月余自翰林出守重慶竊維設險守國

獨學廬二稿

九

古皇所訓重門待暴非城何恃爰于下車之始  
遙臻茲境周覽原隰相度厥基舊治瀕江不可  
營建其迤北五六里地名銅鼓坎有故明廢城  
其址尚在前臨斗崖後擁重岡表裏鞏固實為  
形勝迺繪圖貼說請命大府會戎務方殷度支  
不給事不果行四年十二月武進余君鈺來宰  
是邦謁府之日余首以此事相屬君至縣期會  
邑人爰寃爰度富者輸財貧者力役衆情翕然  
踴躍于來迺鳩工庀材是版是築周垣既繚峯  
樓斯峙四門洞開百堵皆興始事于嘉慶五年



七月至七年三月訖工城周一千六十丈所用  
工料銀二萬九千九百兩有奇工既竣都人士  
請為文以紀其事余維百姓可與圖成難與慮  
始今茲邑人鑿鼓無煩金湯斯建風俗知方于  
斯可徵是役也余雖倡其說而余君實成其事  
教諭屈鳴介典史呂顯崧共襄斯役夙夜盡瘁  
功皆足多均當署名以示方來紳衿耆老與有  
勞者另石題名共垂不朽

東川書院科甲題名記

嘉慶四年余自翰林出守重慶其郡舊有東川

獨學廬二稿

二

書院余以公餘時與諸生考課其中其明年值  
鄉試之歲在院諸生獲雋者十一人凡書院例  
有科甲題名記此地獨無誠闕典也因為製額  
懸諸堂皇即以此科為始後有雋者繼而書之  
夫鄉舉之典古矣世謂之登賢書舉者謂之孝  
廉登是選者其願名思義相與興孝興廉以蘄  
副乎賢者之稱勿徒以榮名高第為宗族交游  
光寵斯不負余為爾等題名之意也夫郡守吳  
縣石韞玉記

序

蘭谷詩鈔序

費君蘭谷吾旁邑故侯也家巴陵余於岳陽校士之餘侯惠然修士相見之禮出其平生所著詩二冊丐序於余讀之粹然醇雅有古風人之遺侯于斯事深矣然余所知於侯非徒詩而已也昔侯在江南宰常熟崑山上元三縣皆吳中巖邑政繁賦重其習俗喜造作言論宰者少不當則譏刺隨之侯之去官也越十有餘年而三邑士民頌侯至今弗衰吾於是知侯之政之良也進士顧禮瑋知名士也初為諸生凡七試於學使者四冠其曹歲庠子侯分校省闈獲顧卷薦之主文者主文者謂其文簡淡無藻績之色必老師宿儒所為日暮途遠無足取侯力爭之至于再至于三然後得綴名榜尾榜既揭自監臨以下皆知顧生名感年而績於學今已登上第為達官然非侯則何以進余於是知侯之鑑之精也侯所宰皆通都沃野其先後官輒與金輦薛以去侯歸囊篋蕭然今老矣兩足蹒跚猶課生徒藉束修之入而後舉火余於是知侯之守之廉也侯今年六十餘子姓皆成學而孜孜



矻矻晨夕居稽如在諸生時余於是知侯之學之勤也夫古之詩人以導性情道政事為務不徒以聲律對偶為工故禮以登高能賦為卿大夫之材而七子賦詩論者知其臧否休咎侯之豈弟顯允有本末如此則詩之工不問可知也余故曰其請而述所知於簡端以為序

### 湖湘采風錄序

古者太史輶軒周行四國采其民俗歌謠歸而貢之王朝宣付典樂之官謂之曰風觀政也於斯問俗也于斯故其文燦然臚陳其體彬彬與

獨學廬二稿

二十二

雅頌同科學者讀鄭衛而知其淫讀唐魏而知其儉其他雖卽廊廡墟曹檜小國莫不掇拾其詞以脩柱下網羅之所及然則采風之職綦重哉特是孔子刪詩國風十五唯楚無風何也或曰楚萐路籃縷僻陋在夷聲教不通中國故無之或曰楚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聖人惡而絕之此二說皆不可信夫楚風著于古久矣高木錯薪謳思江漢魴魚頰尾頌于汝墳此非楚風乎當鬻熊為文王師實始封於楚然則麟趾騶虞其化先行南國固其所也其後王澤竭而中國

無頌聲屈原宋玉景差諸人踵武于沅湘之間  
殆亦楚之變風歟二雅微而騷以作雖謂楚風  
獨盛可也今四海以內無論大都通邑與荒陬  
僻壤皆家絃而戶誦况楚乃騷人之故墟耶宜  
乎風之盛矣余于壬子臘持節至楚南于今三  
年校九府四州之士周行郡縣者再於其間蒐  
奇討秘訪古跡而徵舊聞瀟湘之水吾愛其清  
而深岨嶠之碑吾愛其奇而奧探二酉之藏三  
吾之勝吾愛其入險而出幽經洞庭之野武陵  
之源吾愛其曠遠而綿邈祗徇馬慷慨焉凡觸

于日而會于心以為宇宙秀靈秘異之觀止矣  
及觀諸生之作則清深者有之奇奧者有之幽  
而險者有之曠遠而綿邈者有之凡吾所觸目  
會心之境無不託其豪翰以傳雖謂楚風至今  
日極盛可也余校錄既周薈萃二百餘篇又為  
讎焉凡艱者勦者平無奇者瑜而不免瑕者皆  
去之共得詩八十一篇作者四十四人名曰湖  
湘采風錄此皆得之於風簷晷刻之間据其一  
日之長耳若夫九江之所潑泗七十二峯之所  
萃律梗楠杞梓挺其幹蕙蘭蘅芷揚其芬自古



在昔号為多材區區所錄其何能盡然而霜桂之姿秀乎一枝霧豹之文蔚乎一斑觀楚風者觀此亦可以知其概矣

### 幼學翼序

乾隆六十年四月余校澧州之士獲梅生自馨於童子科生八十有八齡矣以所著幼學翼一書請序于余余方校士常岳之間未暇也秋八月將省試生先期至會城又申前請生老矣余悲其志之篤而力之勤也不忍違其請則為弁一言於簡端今夫學畢生之事也曾何老幼之

獨學盧二稿

二十四

異哉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七十而從心不踰矩夫矩也非十五時所志焉者乎多學而識之聖人之學也一以貫之聖人之矩也當是時及孔氏之門者無不遜志而敏求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明睿如顏子必以博文為約禮之階矧其亞焉者乎是故古之學者必仰觀而俯察彈見而洽聞凡夫天地之所以清寧川岳之所以流峙禽魚之所以飛潛草木之所以榮落以及郡縣之沿革禮樂之盛衰典章法度之廢興象數名物之同異靡不原

其始而要其終舉其綱而條其目傳曰通天地  
人之謂儒幼學云乎哉善乎朱子之言也曰窮  
知事物之理以求至乎其極格物致知雖大學  
始教而作聖之業基之矣學何老幼之異哉生  
方在童子科故以幼學名其書耳生老矣尚殫  
精竭慮孜孜矻矻如此今而後澧湘子弟皆能  
篤志如生奚患業之弗精而德之弗成乎武余  
故序生書且告楚之從事於學者

沈氏羣峯集序

亡友芷生既歿之後六年余始獲集其詩古文

獨學廬二稿

二十五

詞而刻之既成而不禁槩然乎中也方芷生之  
與余締交也在角州之年芷生少余兩歲余弟  
視芷生芷生蚤慧讀書強記凡古人隱辭僻事  
先生長者所遺亡芷生輒能道其原委故一時  
有小鴻博之譽稍長與當世綴文之士角逐藝  
林其時吳下壇坫正盛英辭妙墨蔚蒼林立芷  
生承父兄之緒妍詞秘旨一出而凌其儕偶然  
其論文獨暉就余越旬日必攜所著過余居余  
心賞其妙亦未嘗不瑕疵之芷生輒自譽辯論  
謹然及其歸則已取而更易之矣芷生詩若文



皆祖禰齊梁而出入乎初唐四傑之間余則誦  
習歐陽子之文而詩格宗尚陶謝王孟所業不  
同然而交相質也余與芷生應有司之試自郡  
邑而省而禮部靡役不偕及芷生成進士余旅  
食江淮間於是踪跡始少睽矣辛亥夏余在都  
門忽得芷生凶問初尚疑之久之而不意其信  
然也初諸城劉尚書之視學於吾吳也芷生尚  
在童子科請試詩古文詞尚書不之信呼至堂  
皇面命十二題分詠吳中古蹟芷生不移晷而  
成文采斐然尚書誦之擊節不置謂為仙才尚

獨學廬二稿

二十六

書嘗告所知曰余在大江南杜獲其雋者一人  
而已謂芷生也芷生初名沅南尚書曰此生如  
芝草鳳凰清時之瑞也因易其名曰清瑞尚書  
當代人倫之鑒而相賞如此則芷生之才可知  
矣嘗與芷生元夜觀燈客有為度詞之戲者遇  
諸塗手持謎語百紙芷生且行且讀射之輒中  
行未里而百謎盡矣其敏悟如此芷生年十六  
時賦廣陵懷古詩有云瓊花有恨無雙蒂明月  
多情只二分當時衆豔稱其詞不知其為不永  
年之識也余既聞芷生之歿急就其家徵遺草

而芷生在時未嘗收拾叢殘零落散失者什九  
余因徧告其所親為之蒐訪昨歲其甥林子衍  
潮始錄其集寄我於湘中余以瓜代將歸未及  
料理茲乃檢校而剖劂之定為詩二卷賦一卷  
詞一卷竒耦文合一卷外集詞曲一卷又韓詩  
故二卷別為一集其所著尚有帝王世本春秋  
世系考史記補注孟子逸語等書皆未成不及  
梓若其詩文則余所知而亡軼者尚多觀此亦  
可以知其餘矣芷生文翰有目者共賞故不具  
論但著其生平本末如此芷生姓沈名清瑞芷

獨學廬二稿

二十七

生其字也乾隆癸卯鄉舉第一名丁未進士吳  
郡長洲人

養雲樓詩序

乾隆庚戌歲某成進士實出江西甘西園先生  
之門其後二年某典閩試先生賦詩以寵其行  
洎自閩入湘先生又寄詩相勗越三年歸京師  
先生始出其所著養雲樓集以相示且命為之  
序伏思古人著作往往待序錄于後生序而心  
知其義則莫如及門之士故孔子刪詩必卜氏  
為之序而李氏編昌黎集洪氏編豫章集皆受



業于門牆者也蓋其平居周旋杖履間所得緒論既多一旦序錄其書皆能發作者意中之所欲言闡其微而引其所不盡非及門之士皆賢也形容則道親勢故然也然則序先生之詩某又何敢辭唯是詩教之昌明于世久矣權輿于三百篇浸淫于漢魏齊梁之間感於唐而變於宋至於今日不啻家蘇李而人曾劉矣雖欲著論烏從而著論唯先生以養雲名集請即以雲之說進可乎今夫泰山之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唯天地能養其絪縕之

氣以鼓舞而出之也當其未出雲何心哉亦任其自然而已矣夫詩亦然凡人齋居默坐寂然無聲人亦何心哉及其觸耳成聲遇目成色而天地之情古今之變草木蟲魚之狀歡愉愁苦之音一切假於詩以傳之亦人心能養其絪縕之氣以鼓舞而出之也先生之詩志和而音雅無怪竒之色鈞棘之聲雍容揄揚粹然一出于正此興疇之元氣律呂之中聲也觀其自少而壯自窮而達惓惓于祖德之綿延

國恩之高厚而弗敢忘忠孝之性非風雅之本

歟方其為縫掖之士也栖遲羈旅憑弔江山清  
遠開放自得之趣流露于意言之間此如白雲  
之在山中而自怡悅者也洎乎為詞臣為諫官  
出入金馬之門翔步螭鰲之陛作為雅頌鼓吹  
休明此如卿雲之在天上蕭索輪囷而光耀宇  
宙者也某幸遊大賢之門得先覩之為快他日  
先生為

國霖雨潤澤羣生四海之人望之若慈雲之覆  
萬物焉其亦此絢緼鼓舞之妙致之乎記曰聲  
音之道與性情通某于先生之詩卜之矣

獨學盧二稿

二十九

### 高滄橋先生遺稿序

甚矣文章之無定價也余初入童子塾即聞吾  
鄉有滄橋高先生績學而工文章稍長習制舉  
之業先後從徐吟園郝細庵兩師游熟聞其緒  
論凡評論當世搢觚士必首及先生及余為博  
士弟子與先生曾試於風簷之下每讀先生文  
未嘗不傾倒以為不可扳也迨余領薦於鄉往  
來公車十餘年及第登

朝備員

禁近而先生尚浮沈諸生中老死鄉曲豈非命



我推原其故先生之文其思深其致幽其氣清  
淳而澹泊其食古也咀六經之華剡百家之液  
而不罷其詞凡此者皆非庸耳俗日所能識也  
曲高和寡古有成言其斯之謂矣錢君蘅香為  
先生門下士以諸生起家索筆從戎今刺大郡  
矣念其生平瓣香所在菟羅先生之遺文而編  
集之將授梓行世適余亦在戎幕屬為序以弁  
其端余目取先生之文一一闡其微索其隱標  
諸紙尾將以質仁人於地下並以告當世之談  
藝者

獨學齋二稿

予

### 試帖偶鈔序

試帖之體肇始唐賢明月夜珠之句賞自昭容  
湘靈鼓瑟之篇衆稱神助謝華啓秀其來尚矣  
歷代相沿其體盛於館閣

本朝於鄉會歲科之試悉課詩篇而後操觚之  
士無不肄業及之矣蜀人素擅詞章往時名輩  
接武余於去年來守茲土嘗以公餘至書院考  
課生徒則能文者甚多而工詩者絕少豈古今  
不相及乎抑無人導揚風雅遂致凌夷也乎爰  
檢舊日鈔存同館先後輩試律之佳者彙錄百

篇以示諸生為試帖之式非敢云選也偶鈔其  
篋中所存者云爾重慶郡守吳郡石韞玉序

詩龕銘并序

大司成梧門先生自署其燕居之室曰詩龕而  
徵不佞為之銘考爾雅釋宮之文曰宮曰室曰  
榭曰籓曰塾無所為龕者龕之名蓋浮圖氏之  
辭也先生方掌成均之教國之責遊子弟學焉  
將以德行範圍一世於正誼明道之途而禁其  
越思闢其邪說顧以浮圖氏之辭自名其居我  
知其必不爾矣龕者受也虛其中以受物也抑

獨學廬二稿

三十一

安也謂君子居之安也古之賢士大夫夙夜在  
公黽勉從事不敢告勞及其燕居也則必有亭  
池之適圖史之樂花木竹石之娛以自逸非玩  
物也世累不櫻於內塵囂不接於外則心不與  
物為緣而萬物皆備矣書曰君子所其無逸又  
曰心逸日休聖賢顧為此矛盾之語耶不可逸  
者其身而不可不逸者其心心者神明之宰逸  
焉而清虛之趣生矣雖然心逸矣而不有所寄  
又不可以久也古之通人往往有所嗜而終身  
弗替者無他心之所寄焉者也若秋之奕畀之



射僚之弄丸昭文之鼓琴劉伶阮籍之飲酒皆  
寄也先生于世俗之事無所好一切博奕絲竹  
鷄狗之戲不接於耳目之前唯日為詩以自娛  
且又喜徵索一時士大夫之詩以廣其苔岑之  
義入其室左右皆是也先生豈有所癖哉夫亦  
謂人情言之不足而長言之抑揚反覆其感人  
也易入且天地之奧古今之變風雲月露之形  
草木蟲魚之狀忠孝節廉之跡歡虞愁苦之情  
皆在焉然則詩之益人也所受不已廣歟所受  
者廣而皆足以成其自得之趣非君子所為居  
之安而資之深者歟此龕之所以名也既釋其  
義且繫之以銘其詞曰

結繩既變聲畫興以言協律詩乃鳴風彫雅謝  
啓新聲漢晉唐宋迭變更今之騷壇誰主盟堂  
堂我公世所型揄揚元音調磬笙陶鑄衆說咀  
華英前唱後喁慶得朋酸醎異味同成羹瓣香  
在室烟篆青伯仲王孟宗淵明不為怪竒誤後  
生卓哉大雅消聲爭詩龕受詩充兩楹此技彼  
報皆瑤瓊公居其中百慮清蕭疎竹木環書檮  
掃除塵垢生虛靈及公門者觀斯銘

詩冢銘并序

梁溪顧晴沙先生集其鄉人之詩千有餘家選而授梓行于世其邑人賈崧乃聚其餘草葉冢于九龍山之麓以藏之吳中文士會其葬者數十家事既竣賈君單車北來將徵詩于都門士大夫多其好事皆為歌詩以酬其請君不以余無文也而及之余與兩君無平生之雅未嘗握手接殷勤之歡既未見其所刻何詩其葬詩也又不悉其顛末顧從而讚述其事毋乃有未同而言之咎歟雖然空谷之間人有聞足音而喜

者矣當世俗聲利之場有人焉以表章風雅為事不唯表章而已又惜及其叢殘之草而斂之瘞之封之樹之若古人掩骼埋胔者然此其高誼何如哉昔番禺人魯脩喜為詩嘗聚其同社十人之詩葬諸芝山中宋景濂銘其冢其事與賈君相類顧修所葬皆其友朋之作猶有苔岑之義存焉今賈君所葬者乃自漢及今二千餘年之人且多至千餘家此其博愛為仁較修尤難得也余既無應求之義而不獲已於言則姑託志壙之詞以申好人所好之意云爾銘曰



龍山之麓惠水清兮詩人代興淪性靈兮刻古  
有作始基漢京兮歷二千祀盛于今兮風騷有  
壇孰主盟兮維老成人懷典型兮桑梓敬止文  
獻徵兮網羅放失攤百城兮如川注海滿而不  
盈兮千金之裘集腋成兮別裁偽體留菁英兮  
叢殘餘草散零星兮斫山為坎藉以香薪兮黃  
緋作韜瓦棺威兮崇封四尺樹翠珉兮英華銷  
歇歸杳冥兮蒸為芝草輪囷九莖兮泄為醴泉  
潤澤羣生兮喬雲在霄光氣騰兮詩魂夜歸鬼  
磷青兮左林右泉有勝形兮風雲擁衛山靈憑  
兮滄海為田蓬嶠平兮峨峨斯冢常不泯兮

送王惕甫之華亭校官序

嘉慶建元之歲某自楚旋都其五月吾友王君  
惕甫將之華亭校官之任都門士大夫爭為詩  
歌以祖其行或謂以惕甫之才之品之文學當  
在金門玉堂為股肱耳目之臣今浮沉京國歲  
星周矣累試輒躋訖用無成祿薄位卑不副其  
望以是為惕甫惜或謂華亭山水清澗去鄉如  
咫尺峯三泖地秀俗良鱸肥葦美在官若冢祿  
薄足以養親官閒足以著書以是為惕甫賀或

又謂師儒之官地清道尊英才所聚可成可達  
鵝音桑葚樂我泮林又以是為惕甫勸且勉余  
意皆不謂然以惕甫之為人軒冕不加榮布衣  
不加損區區科第其得失也有幾况惕甫初在  
江南迎

鑾獻賦即邀

帝鑒拜文綺之賜嗣於津門獻賦遂登特進之  
科以韋布諸生而兩受

聖人特達之知不可為不遇矣若夫地有湖山  
之美官無簿領之勞則時人漫士嘉遯甘節者

獨學廬二稿

三十五

之所為非有志當世之士所樂從也盖余交惕  
甫垂二十年矣知之深信之篤故離別之感同  
而願望之情異也方我兩人束髮為諸生時年  
少氣盛視天下事無不可為嘗酒闌燭炮放言  
高論考古今得失之林輒縱橫俛仰以為士生  
天地間即不能為孔孟為伊周亦當以姚宋韓  
范為師法一出一處與天下安危治亂相關當  
是時抗心希古不自禁其言之出也及其壯也  
與世侘傺念修名之不立而歲月之如馳慨然  
各有四方之志余旅食江淮間凡所至輒講求



其闕河夷險都鄙沃瘠與父老子弟所疾苦竊  
自謂異日苟攝尺寸之柄庶幾為

國家興革利弊裨補萬分之一而惕甫遂遨遊  
大都作王侯上客東出薊門西越臺嶺從灤水  
蘭山之圍周覽九邊形勝思前代之所以失  
本朝之所以興與

朝廷所以撫馭中外之要日擊道存亦往往作  
書告我比歲余通籍升

朝于後闕楚去京四載受替歸來而惕甫適以  
官學教習歲滿叙勞拜官以去由俗情視之余

獨學廬二稿

三十六

方居清秘而惕甫偃蹇外僚或悲惕甫之不遇  
而幸余之遇即儒者論之惕甫膺師儒之寄而  
余綴禁近之班素位以行皆可以報國此二說  
非不近情而其實皆目論也今之翰林有制作  
之任乎哉而今之校官有樂育之效乎哉木天  
之署荒如古剝官無任使尸位持祿詢以朝常  
國故不知訪以民俗吏弊不知循資限格荏苒  
以老而一二躁進少年甚且奴顏婢膝以競尺  
寸之利幸而轉一階領一職欣欣有自得之色  
觀者亦動色生羨以為今人服官道固應爾如

是累累若若謂之不負

朝廷不可也彼庠序之廢何獨不然乎學者不  
解經義治事為何物衿佩子弟有終歲不登博  
士之門者而居此官者亦往往自託於古者抱  
闕擊柝之流苟以秦貧養老其中有豪傑雋邁  
之士耿介自守而已不能有所為也而謂可以  
興賢育才儲菁莪棫樸之選能乎雖惕甫賢能  
有文行吾決其不能以自異也不能自異而可  
守此以終老乎造物生材必有所用易蹇之初  
六曰往蹇來譽言君子脩德不終蹇也復之六  
四曰中行獸復言時未至而理所當然也惕甫  
母謂世之不我知而歲之不我與正誼明道藏  
其器以俟時終為  
國家有用之身斯可矣區區聚散升沈之說均  
不足道也

傳

雪香翁家傳

翁姓余名作梅字清萼閩之建寧人初為諸生  
有文譽應鄉舉者四不售遂絕意進取所居雪  
香樓讀書其中故又自號曰雪香翁翁生長素



封家不治生產而輕財好施晚歲家中落布衣  
蔬食晏如也少習西江胡氏之學釋經不專宗  
宋儒博覽漢唐諸家之說而析其中其文章以  
性命彙倫為歸不韻詞華家居泊然體素羸日  
者言其壽不過五十及八十餘而神明弗衰或  
叩其延年之術翁曰澹嗜慾節飲食不為非分  
之想自得其樂而已無他術也閩俗剽悍里巷  
雖睚眦之隙輒聚眾爭鬥甚者殺身破家翁教  
子弟以謹愿敦厚遇事排難解紛有權畧翁先  
世墓山中術者以為吉其族人私以親骸葬其  
側翁族眾知之怒議將毀之翁知不可以理說  
則曰毀之誠是也但在祖墓旁必卜吉日乃可  
眾以為然翁隨榜於通衢曰某月日當發私葬  
冢葬者聞之乘夜發其骸以去事遂解族姓與  
人憤爭聚眾將鬥翁偽曰汝眾尚寡未必勝歸  
吾將使健者助汝鬥者歸則遣人告其敵曰某  
畏汝既遁矣汝何為於是兩家之爭解翁之有  
權畧善于排難解紛大都類此好為詩於古人  
獸喜陸放翁著讀陸評語明醫術多活人年八  
十八卒臨終賦詩付其子有冰淵惕慮完吾事

清白傳家望汝曹之句其風概如此

論曰閩俗尚文學多窮經嗜古之士瀟洛之緒實傳斯土非偶然也翁中歲既棄舉業而讀書矚行八十而弗衰始其性然耶若臨事應變片言息爭倘人人有此心尚何悍俗莠民之慮哉

祭文

祭張耐舫太守文

嗚呼我公斯人典型風裁竹柏政教氷衡朝常志績輿誦騰聲百行是脩五福斯膺何圖瞬息遽反杳冥騎箕北陸乘鯉南溟維公世家韋平

獨學廬二稿

三十九

閱枕藉六經金貂七葉家有官箴門多儒術圭臬州閭羽儀五國公之始生文端在朝祥符麟定慶衍楸聊嘉名肇錫德音孔昭孫謀既遠祖武非遥尊甫為郎公後于郎循咳賦詩趨庭問禮鶚薦已榮鵬飛又止勵志桑蓬縈情菡水公之筮仕蒞輒遂平吏畏而服民懷而寧訟庭花落園扉草生嵩山比峻伊水同清公在山東課最齊魯公在湖北風移荆楚薦剡書屏專城開府性廉而貧道亨而阻衆慶彈冠我思解組萬里奔馳六年羈旅公之居官曰忠曰誠不微



小效不務近名案無留牘室有鳴琴淵魚匪察  
風草何爭公之居家曰孝曰友諸父諸兄怡怡  
相守蘭玉後先壻篋左右積厚流光克昌其後  
公之歸也嘯傲林泉讀書飲酒以樂餘年一門  
鼎貴三鳳齊騫次君尤傑弁冕木天蒙等鄙門  
獲交仲子世德餘慶門才濟美公之光儀不遠  
伊邇高山景行今則已矣公之令德文翁有祠  
公之惠政羊公有碑岷峨鍾毓江漢謳思銘旌  
著誄靈方有知

祭楊荔裳方伯文

獨學廬二稿

四十

嗟昊天之不吊兮驚哲人之已萎  
慈雲修其散彩兮卿月闇其韜輝  
感哀音於栖鵬兮踐妖夢於燃犀  
傳說騎箕而上升兮令威化鶴而米歸  
惟我公之生初兮稟彼蒼之清泚  
三鳳騫其聯翩兮九龍蔚乎鍾毓  
騰妙譽於雞碑兮濬靈思於鼠獄  
羌出類而拔萃兮信離羣而立獨  
初筮仕以立

朝兮當弱冠之妙年耀鳳毛於池上  
兮覲龍光於日邊窮書倉於四庫  
兮探學海於百川入黃扉以視草  
兮登紫閣以題箋參樞廷之密勿  
兮

銜

天憲以傳宣知

帝心之簡在兮卜

皇路之蜚遷考西招之幅幘兮去中國其萬里  
循宗乘而轉輸兮合衛蒞以同軌忽廓夷之不  
靖兮怵班禪之將毀

帝命將以出師兮公請纓以出塞磨盾鼻以飛  
書兮埽旄頭以奏凱迺策勛而飲至兮爰論功  
而賞行分觸豸於外臺兮載文龍於前旌旋聞  
三苗之作孽兮又

獨學廬二稿

四十一

命六師以邁征維公贊襄於幕府兮實展韜畧  
於平生冒行間之矢石兮運胸中之甲兵舞羽  
干而奏績兮書旂常而策名歷柏臺而薇省子  
移蘭州而錦城召棠留蔭而勿翦兮郇黍待澤  
而增榮嗟蜀道如青天兮憫潢池之赤子紛弄  
兵以歷年兮尚負隅而不知止將帥仗鉞以專  
征兮士卒枕戈而忘死伊士飽而馬騰兮惟我  
公為之綱紀撫益州之四徼兮古人謂之天府  
沃野衍其千里兮烟火聚以萬戶嗟連年之兵  
變兮警軍符之旁午幸田穀之順成兮慶閭閻



之保聚孰救災而恤難兮惟我公為之鎮撫念  
我公之才器兮實

熙朝之棟梁考我公之學行兮洵清時之圭璋  
果修德者獲報兮宜積善而餘慶何梁木之忽  
壞兮悵人琴之頓亡大星已隕而成石兮叢蘭  
方茂而經霜窳窳望之而悽愴兮道路聞之而  
淋浪某等備員於斯土兮仰典型而矜式悲莊  
生之藏壑兮痛榮公之撤瑟薦薦明德於樹觴兮  
銘幽光於文石陳蕪詞以大招兮庶靈輯其來

格

獨學廬二稿

四十二

